



世说新语 回崔敏

哲人的作风

哲人就是哲学家,比较稀罕。他们站在金字塔的塔尖上,让我们景仰,脖子都望酸了。你想想,塔尖多大一点地方,能站几个人?风光归风光,高处不胜寒。做一名哲人,委实不易,哲人往往是逼出来的。

先说庄子。庄子名周,战国宋之蒙人,肚子里有学问,人也就高傲。楚威王曾经遣两名大夫,拟聘他为相,庄子发了一通议论,叫人家走了。这就是哲人的作风,饿死事小,高官是做不得的。一旦做了高官,离哲人王,就远了。譬如王安石。王安石也有学问,不一定比庄子小,但他做了宰相。我们可以说王安石是政治家、文学家,但绝对够不上哲人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,就是这个意思。

为了糊口,庄子做过漆园吏,无非是个小工头,干得时间还不长。那他每天都做些什么呢?“就数泽,处闲闲,钓鱼闲处,无为而已矣。”悠闲归悠闲,怪话还得说。不说怪话,不发阔论,别人怎么知道你?又如何青史留名?!“秦王有病,召医。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,舐痔者得车五乘,所治愈下,得车愈多。”这不仅仅是怪话,多少还有些刻薄了。即使庄子想做事,如何去做?谁又敢请他去做?!说话尖酸刻薄的人,往往朋友就少,惠施可以算庄子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,也是他最大的仇敌。为什么?两人总抬杠,一部《庄子》,几乎页页都记载着直接或者间接糟蹋惠子的话。对朋友尚且如此,外人就可想而知。庄子载载一身,寄情于山水之间,他不成哲人,谁成哲人?!

这是东方的哲人。与此同时,在西方,也诞生了一位哲人,叫苏格拉底。苏格拉底又矮又胖,相貌丑陋,酒量惊人,据说做过石匠。但他显然不是一名好石匠,经常出没于雅典的街头或市集之内,提出问题,引发市民参与讨论,渐渐地,就有了名气。苏格拉底是斯多葛学派和犬儒学派两者的先驱,尤其善于反讽。他的老婆很厉害,苏格拉底不务正业,一天到晚在外面闲扯,老婆心烦,推开窗户,大吼一声,将污水兜头浇了下去。老苏毕竟有涵养,也不生气,笑着说:雷霆过后,必然暴雨倾盆。然而,言多必失,他于公元前399年被雅典人民法庭判处了死刑。罪名是误导青年,颠倒是非黑白,否定希腊传统神祇的存在。本来,老苏是可以躲过一劫的,只要答应从此保持缄默,不再走向街头,与人论道。但老苏还有个犟脾气,进了监狱就不肯出来,谁劝都不行,最终饮鸩身亡。前些年有位美国学者,写了本书,说苏格拉底为了做一名圣哲,故意装疯卖傻,亵渎神灵,其目的,就是想站到被告席上,人民法庭上了他的大当。无论如何,苏格拉底是死于非命。当然,怪话少不了,临死之前对他的门徒说:我去死,你们去活,谁的去路好,唯有神知道。听听,这是一般人讲的话吗?

说来说去,逼哲人走上不归路的,就是哲人自己。



名家新篇 回刘齐

去年春节前夕,我随国内一个旅游团去埃及。旅游团50多名成员,有骄傲之人,忧郁之人,天真之人,狡猾之人,俨然一个小社会了。小社会游走他乡,连听带看,满脑子新鲜事,自然有无穷话题,但经常谈起的却是故国春节,而且语多抱怨——

有什么呀?不就是吃喝拜年放鞭炮嘛。吃喝没劲,鱼啊肉啊,啤的白的,过不过都一样。还不如恢复票证呢。中国人报喜不报忧的毛病都是拜年拜出来的。七大姑八大姨的孩子呼呼往上冲,分浮财似的。现在这伙新新人类智商忒高,你给他压岁钱他不道谢,他先对着光看,看见暗藏的伟人头像了,这才咕咚给你磕个头。应该给国家打报告,把春节取消算了,省得电视台那帮小子总挨骂,应酬太多,都是爷,得罪不起,价码越抬越高。拎个果匣子看老丈母娘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……

抱怨完了又庆幸,这回好了,总算躲出来了。眼不见,心不烦。过去杨白劳躲地主,现在我们躲春节。春节啊春节,拜拜了您哪,您再有能耐,还能追到埃及来?

埃及的确是躲年的好地方,金字塔光溜溜的,狮身人面像静悄悄的,一点“年气”看不出

来。躲年的中国人无牵无挂,优哉游哉。有时一高兴,还踩着异邦鼓点跳舞,或者穿了阿拉伯袍子,跟当地老乡手挽手,照一张水乳交融、乐不思蜀的纪念像。

但是,随着年关的临近,好像有谁在远方遥控,全团男女老少的情绪逐渐起了变化。

农历除夕清晨,有人闷闷不乐,认为早餐难吃。

除夕上午,参观萨拉丁古堡和阿里清真寺。在这两个天下闻名的历史胜地,中国人步履匆匆,一走一过,显得有些焦躁,有些心不在焉。

参观完了,旅游大巴徐徐往回返。

开罗城里楼是楼,树是树,一切如往日般正常。忽然,车上有人大喝:“停车!”

大胡子司机一怔,赶紧刹闸。

全体中国人蜂拥而下,三步并作两步,钻进一座建筑物。

街上熙来攘往的埃及人全愣了。黑衣巡警

见状,迅速围拢过来。

建筑物是电信局,算是要害部门,但中国人没干别的,只是争先恐后掏腰包,买一张薄薄的电话卡。大厅里,一长排电话机随即爆满。

手脚慢些的,又拥到门外。门外有10多个电话

躲年

亭,转眼功夫被中国人统统抢占下来。没手机的抢电话,有手机的也抢,因为手机不好使,通讯卫星管不着这一段。

埃及警民越发迷惑不解,这是怎么了?没听说世界上有什么大事啊?

谁说没有大事?你们这边才是中午,我们那边已经到了晚上,不是一般的晚上,是除夕夜!阖家团聚的时候。十几亿口子人一起吃年夜饭,不是世界大事是什么?

线路纷纷接通,喂喂声四起,拜年,祝福,询问做了什么饭菜,没放放鞭炮,包没包饺子,煤气足不足,天冷不冷,她给我打电话没有?电视晚会快开始了吧?谁当主持人?外婆身体不好,不一定要全部看完。爹要少喝酒,多吃菜。因别闹淘气,给你买好东西了。这边不行,连个春联都看不见……电磁波载着大家的话语噌噌往中国飞,没有一句是要紧话,也没有一句不是要紧话。

那一刻,焦躁之人安稳了,狡猾之人诚恳了,忧郁之人欢乐了,欢乐之人更欢乐。全体躲年者喊叫着,喃喃着,一起向“年”迎上去。天特别蓝,太阳特别亮,老天爷——分工负责中国的那个老天爷,他老人家一定在往埃及这边看。



心情微澜 回杨暖

想念一个发型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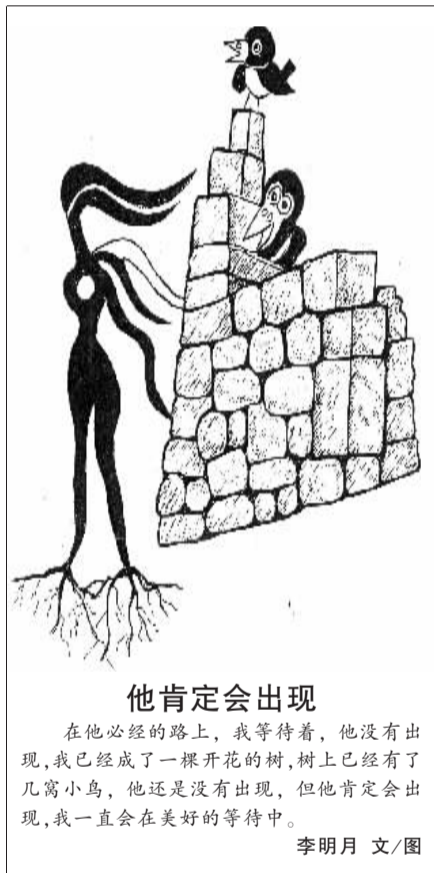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季节,女孩子的发型,流行清一色的黑直发。不染色,不打卷。就这么柔顺地垂着,有一份自然,很东方的美。有气质出挑的,再剪出额前的齐刘海,古典又时尚,模样更俏了。在大街上走着,年轻的女子,多半留这样的发型。如瀑的黑发,随着步子,在腰间轻摆,自有一袭青春的妩媚。

有一天,看刘若英的洗发水广告。她轻拂一袭黑发,眼波流转,一幅小女人的温柔模样儿,只一眼,我就心生喜欢了。周末,我去街角的理发店打理头发。漫长的剪发时间里,我与这个01号发型师聊天。聊发型与脸型的关系、色彩服饰搭配以及职业与气质。这个发型师专业知识的丰富,大大出乎我的意料。他从职业的角度,理解时尚,理解流行前沿的美,让人听来犹如翻一本时尚杂志。生活的流行气息,徐徐吹来。

看发型师手指翻飞,我的头发一层一层修剪出了效果。发梢整齐,下垂。再别一枚素色发夹,感觉还不错。我顶着新发型上班去。

女友见了,也赞这个发型有气质,衬得眉眼清新自然,心里暗暗舒了一口气。于是,以后再打理头发,不去别家,就来这家理发店。长发,差不多每月打理一次。01号发型师一直为我修修剪剪。女友打趣说,01号是你的御用发型师啊。我就笑。

女友的话没错,我欣赏01号的手艺和专业。这种心理的认同,把一头珍贵的长发交他手上,放心,且心生欢喜的。去的次数多了,也熟



他肯定会出现

在他必经的路上,我等待着,他没有出现,我已经成了一棵开花的树,树上已经有了几窝小鸟,他还是没有出现,但他肯定会出现,我一直会在美好的等待中。

李明月 文/图

独家连载

我要富贵 (十二)

林雪 著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
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王石”们的私人版,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
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、深情与执著,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拉OK、投影屏幕、舞台都请专业人士来安装。彩灯、彩球、彩旗、喜气洋洋的对联、横幅、桌椅、茶杯、茶壶,各种点心水果、香槟、啤酒和上万响鞭炮,都是我们这些女孩子一趟趟采购来的,布置好,把一个会议厅弄得热闹、喜庆、漂亮。虽然累,但看到自己亲手装扮的大厅是那么漂亮,大家心里都非常高兴。

晚会开始,几千人挤在大厅里,黑压压的一屋。鞭炮响过后,听经理和美国总部派来的代表致辞。

今天,他们的致辞都很简短,兴奋地祝福三两句,就打开香槟,说:“现在咱们喝香槟、啤酒,祝大家新春快乐!”

人群立时欢呼起来。

今晚,陈生脱掉了他那一身长年不换的蓝色牛仔装,穿一件白色T恤,米色纯棉西裤,配一双咖啡色凉鞋,是那样洒脱年轻。原来他顶多也就是那个二十六七岁的大男孩。却是英国留学回来,管五千多人的经理!

吃着各色食品,玩过各种游戏,音乐响起,大家最盼望的抽奖游戏开始了,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,都被人陆续抽走,每领一个奖,台下都报以热烈的掌声,此时所有的人都为别人得奖兴奋。

最后,特等奖被一位坐拉的其貌不扬的女孩摸到,奖品是一台索尼录音机。陈生颁奖时,出其不意在女孩的脸颊上亲了一口,女孩羞得惊慌失措,逃到台下钻进人丛。此时会场像炸了

公司决定提前开联欢会

转眼春节将近,公司宣布春节不放假,加班赶货,加班日的薪水是平时的三倍。

决定一宣布,公司上下就躁动起来。大家亦喜亦愁,喜的是可以多赚钱,愁的是思乡之情难于排遣,许多人,出来打工一两年甚至两三年都还没有回老家一趟,本想趁春节放假回去,看来要泡汤了。

公司很聪明,接着又发通知,今年由于大家工作努力,效益好,给每位员工增发年终奖,每人一千元,但要等到春节后发,春节请假或自行回家的人一律取消。

钱的魔力真大,大家立刻就安定下来。

同时公司还宣布如果明年还跟公司签约,老员工在原有月薪的基础上,加薪10%。这个决定让大家更加兴奋,感到这个公司前途光明,大有奔头。

我到海口才不过五个月,本来就不打算回家,我和李伟都有个共同的理想,就是“事业成功,衣锦还乡”。现在什么都还没有,回去干什么?有什么意义?

接二连三地加薪发奖金,让我兴高采烈。到年底二十八,公司提前开联欢会,因为主管、工程师、分部经理要回家过年。

我们一班文员,足足布置了两天。音响、卡

锅似的,尖叫声、嘘哨声、拍掌声、跺脚声混合在一起,汇成一股股热浪,冲击着大厅,像要把大厅的顶盖掀翻。

今晚,老板,外籍、港澳台、内地的白领,坐拉工人,都不分彼此,亲如一家,玩在一起,气氛融洽热闹。

卡拉OK开始,想唱的人,写个字条点歌,轮到时,就上去唱。

场地中间有一个大圆圈空了出来,这是舞池,有一对一对的男女,陆续旋进舞池,灯光暗了下来。

我不会跳交谊舞,从小到大学跳民族舞,父母也不准我进舞厅学交谊舞,说舞厅去跳舞的人,成分复杂,容易学坏。

若芬见我转身要走,就拉住了我,说:“别走,让阿锋请你跳吧。”

我忙说“不会”,但阿锋已站到我面前做出了邀请的姿势。

阿锋把我带进舞场,好在是一支慢曲,我知道是慢三,但人太多,根本就跳不开,阿锋就带着我随着节奏慢走。我第一次这样挨近阿锋,平时他像个大哥似地关照我和若芬,我们已经习惯了他的照顾,甚至觉得有点理所当然。今晚,在幽暗的灯下,看他的脸,才感觉到,他实在是位很成熟、很出色、很有魅力的男人呢!